

胡晓明

胡晓晖

合著

3

五
大
帝
王
从
书

南
帝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【五大帝王丛书】

·3·

胡晓晖
胡晓明

合著



唐
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宗/胡晓明 胡晓晖 合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1998.
(五大帝王丛书)
ISBN 7-216-02409-5

- I. 唐…
- II. 胡…
- III. 李世民—传记
- IV. K82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4018 号

·五大帝王丛书·(三)

唐 宗

胡晓明 胡晓晖 合著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	地址: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发行:	邮编: 430022
印刷: 黄冈报社印刷厂	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	印张: 20.375
字数: 474 千字	插页: 5
版次: 1998 年 9 月第 1 版	印次: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6 140	定价: 26.00 元
书号: ISBN 7-216-02409-5/K·255	

【唐 宗】

目

录

[引 子]烽火告急…………… 1	[十 四]挥刀高歌…………… 182
[一]身陷绝境…………… 7	[十 五]父子之争…………… 196
[二]艺降勇士 ………… 21	[十 六]酬赏三军…………… 212
[三]灭族大祸 ………… 41	[十 七]李渊登基…………… 227
[四]城上密誓 ………… 54	[十 八]齐王作恶…………… 242
[五]智者仁心 ………… 61	[十 九]秦王噩梦…………… 258
[六]蒙面刺客 ………… 74	[二 十]佛法无边…………… 277
[七]晋阳起兵 ………… 88	[二十一]皇帝诉苦…………… 295
[八]兄弟重逢 ………… 98	[二十二]兄弟生怨…………… 309
[九]兵围太原…………… 113	[二十三]天生真龙…………… 323
[十]霸业艰险…………… 123	[二十四]君臣舌战…………… 343
[十 一]首战告捷…………… 141	[二十五]以古为镜…………… 355
[十 二]西进关中…………… 155	[二十六]鸟尽弓藏…………… 367
[十 三]突入长安…………… 172	[二十七]雪夜伏兵…………… 377

[二十八]秦王破阵·····	395	[三十八]天下大治·····	552
[二十九]收兵分权·····	414	[三十九]上敬天意·····	562
[三十]私扣诏令·····	432	[四十]大唐之威·····	573
[三十一]牧马河北·····	451	[四十一]东宫孽子·····	585
[三十二]天命有归·····	466	[四十二]争宠夺储·····	598
[三十三]魏征献策·····	481	[四十三]绝色美人·····	610
[三十四]领悟天命·····	500	[四十四]兵伐高昌·····	621
[三十五]孤注一掷·····	512	[四十五]太子谋反·····	629
[三十六]歃血为盟·····	529	[四十六]千古一帝·····	638
[三十七]问策朝堂·····	540		

【引 子】

烽
火
告
急

隋大业十三年(公元 617 年)春。

当塞北还是寒风呼啸,飞雪漫天的时候,江淮间已然草长莺飞,花红柳绿,暖意融融。

江都离宫内,楼台富丽,殿阁峥嵘,层层锦装绣裹,处处金辉玉映。十六别院幽深曲折,珠帘低垂,锦屏回转。大隋皇帝杨广与萧皇后及千余美女畅游宫中,日日饮宴,夜夜欢歌,管弦丝竹之声飘飘直入云端。

江都离宫外,狼烟四起。兵戈连连,杀声阵阵,流血遍地。千家哀哭,万户萧索。

一匹匹驿马载着信使如流星驰向江都。

一封封告急文书如雪片飞落到杨广宠臣内史侍郎虞世基、黄门侍郎裴矩手中。

——瓦岗反贼李密、翟让领贼将徐世勣、单雄信、程咬金、王伯当等攻破金堤关,杀荥阳通守张须陀,进袭兴洛仓,请皇上发

兵急救。

——河间反贼窦建德领贼兵十余万筑坛于乐寿城中，伪号“长乐王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江淮反贼杜伏威、辅公佑击破右御卫将军陈棱，朝廷八千精兵俱亡。贼兵已攻占历阳郡城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山东反贼徐圆朗连破东平郡、鲁郡、琅玕郡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卒郭子和反于榆林，伪号“永乐王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金城校尉薛举、薛仁果父子反，伪号“西秦霸王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朔方郡郎将梁师都反，杀郡丞唐守，伪号“大丞相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——叛臣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反于马邑，杀太守王仁恭，受突厥封，伪号“定杨可汗”，请皇上发兵征讨。

……

虞世基看着文书，面如土色，欲向杨广奏知，却被裴矩一把拉住，道：“皇上最恨听到这些贼人叛臣的消息，曾下旨说，谁敢上奏这些消息，就是祸乱人心，定斩不饶。虞公这么贸然上奏，只怕是性命难保啊。”

“这……”虞世基失了主意，忙问，“依裴公之见，我等该当如何？”

“且不要管这些文书，到内厅吃酒去，快乐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天塌下来，自有皇上顶着。”裴矩苦笑着道。

虞世基听着，双手禁不住抖动起来，告急文书撒落了一地。

黄河东岸，汾水之畔，有座楼烦城。大业初年，在术士言楼烦

城西北的乾门紫气腾空，直连百里之外的太原古城，当有真龙天子兴于此地。皇帝杨广闻知大怒，先斩杀术士，然后在楼烦城大兴土木，建造离宫。

大业十一年，杨广幸楼烦离宫，以应紫气，并将离宫命名为汾阳宫。

次年，杨广下旨升任山西、河东抚慰大使，唐国公李渊为右骁卫将军、太原留守、晋阳宫监，督领太原、楼烦等五郡兵马，外防突厥，内镇叛贼，护卫楼烦离宫。

李渊领旨后，带次子世民赴任，将家眷及长子建成、四子元吉等留在河东城区中。

大业十三年三月，刘武周率数万精骑，以尉迟敬德、寻相、张万岁为大将，强渡汾河，猛攻楼烦郡城。

楼烦守兵本不算少，但郡守、郡丞等人得知刘武周大军杀至，竟闻风丧胆，弃城而逃。

危急时刻，郡司马温大远、县令陆果挺身而出，领军民上城拒敌。只是军心已乱，无法挡住强敌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尉迟敬德、寻相、张万岁已分别攻破了楼烦城北、南、西三门。

刘武周欲立威天下，使别处军民不敢对抗他这个“定杨可汗”，遂下令纵兵三日，除汾阳宫外，士卒俱可任意烧杀抢掠。

一时间，楼烦城内处处血肉横飞，家家哭声震天。刘武周的兵卒犹似虎狼般在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，持刀挥矛破门入户，见物就抢，稍遇反抗便大砍大杀，直将一户户满门老少俱都杀死，然后又放火焚烧其家。若看到稍有姿色的女子，则立刻将其绑到马背上，掠回军营中。

温大远、陆果勉力死守着东城门，身边仅剩百余兵卒。成千的刘武周兵卒里应外合，城内城外团团围住东城门，呼喝吼叫着，欲令温大远、陆果二人不战而降。

此时，东城门再守已是无益，且也无法支撑下去。

温大远、陆果二人亲随纷纷劝主人趁眼下一片混乱之际，拚死突围。

温大远、陆果二人却是不应。他们眼见城破兵败，楼烦城内烟火四起，杀声震天，料知家眷和满城百姓难逃劫难，心中悲痛，死志已定。

温大远挥起佩刀，高声疾呼：“今日唯有一死，才对得起楼烦父老。”言罢，直冲向围城的刘武周兵卒。

这时围城的兵卒忽然乱了起来。三个身着皂衣、年在二十上下的壮汉，挥着胳膊粗的枣木棍，护着一个披头散发、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硬从围着城门的兵阵中打出一条血路，奔到了城头上。

陆果认出那三人是县衙中禁卒，人称“杠子三王”的王杠大、王杠二、王杠三兄弟。这三兄弟一身蛮力，武勇过人，原本为城中轿夫，陆果爱其威猛，特收录衙中，名为禁卒，实为随身护卫。当刘武周大军临城之时，陆果让王杠大兄弟将他的家眷护送到州衙里，准备一旦抵敌不住，还可依着高大坚固的州衙围墙死守几日，等待援兵——楼烦城内有皇上离宫，邻近州县若不发兵相救，必获大罪。

温大远、陆果算计着只要坚守两日，援兵就会赶来。

却不料他们竟连两个时辰也没守住。

“父亲……”那少女扑通跪倒在温大远面前，泣不成声。

温大远愣愣地看着女儿，竟是一声不语。

“温大人，陆大人，刘武周的乱兵杀、杀进了州衙内。小的们该死，没能保住二位大人的家眷，只救下了温小姐。”王杠大亦跪了下来，他浑身血迹，声音哽咽。

他兄弟三人家中唯一一母，本已避进了州衙内，却仍然未逃

过刘武周兵卒的杀戮。

“我温家乃学士世家，宁死不受贼辱！”温大远红着眼睛，举起手中佩刀，猛地向女儿劈过去。

“大远兄休得如此。”陆果忙拉住温大远的手臂，道，“太原唐公宽厚仁义，手握重兵。其子李世民勇悍善战，威猛无敌，当能击灭刘贼。不若你父女随王家兄弟杀出城，赶往太原，告知刘贼虚实，请唐公早作准备，免得重蹈我楼烦城之覆辙。”

温大远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王家兄弟虽然武勇，只怕也……唉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叫着女儿的名字，“沁玉，休怪为父心狠。你不幸生于乱世……啊！”他正说着，突然一支羽箭射来，正中咽喉。

城下的刘武周兵卒顺着马道，已蜂拥着攻上了城头。

王杠大兄弟拉起伏在父亲尸首上的温沁玉，和众兵卒拥着陆果，迎着刘武周的兵卒冲下去，城头上顿时一片混战。王杠大兄弟和陆果等百余兵卒死中求生，以一当十，锐不可挡。

刘武周的部众攻进城后，锐气已失，何况已获大胜，谁还肯再拚死血战？一时倒让王杠大兄弟冲开重围，奔下城头，杀到了城外。

只是混战之中，众人也被刘武周的兵卒冲得四散。

王杠大兄弟仗着武功蛮力，虽说身上伤痕累累，但连杀退几股追兵之后，居然护着温沁玉死里逃生。

大战过后，城外也到处是抢掠村寨、劫杀百姓的乱兵。

王杠大兄弟只得寻到一处荒寺，躲避起来。王杠大让受伤较重的王杠二、王杠三护着温沁玉暂时栖身寺中，自己每天外出打探消息，寻找县令陆果下落。

镇守太原的李渊闻知刘武周攻破楼烦，进占汾阳宫，忙紧急发出募兵告示，招收壮士，誓言击败刘武周，夺回汾阳宫。

一时间,遭受兵祸的青壮男子纷纷奔赴太原。周围百姓以及豪族也忙着逃向太原,躲避兵乱。

刘武周闻听李渊防备森严,倒也不敢贸然进犯太原,他把掠得的宫女送给突厥始毕可汗,乞求始毕可汗派兵助他攻取太原。

半个月后,躲在寺中的王杠大兄弟身上伤口已愈,而且探知陆果已在突围中战死。他们听说李渊正在招募壮士,遂决定同去太原,投军效力,杀刘武周为母报仇。因温沁玉堂伯父温大雅、温大有住在太原城中,王家兄弟亦顺路护送,一行四人,直奔太原而去。

【 一 】

身
陷
绝
境

虽说太阳早已升起，依然算是个晴天，可狂风却一阵阵不停地刮着，处处都是黄尘弥漫，数十步外的景物就模模糊糊地令人看不清楚。

太原城西门外，拥挤着一群群扶老携幼的百姓和投军的青壮男子，焦虑不安地等候着守城兵卒的盘查，好早些进入城中。众人大都背着包袱，推着小车，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黄瘦，身上落满尘土。也有少许人穿着华丽，或骑着高头大马，或乘着骡车，身前身后团团围绕着手持刀棍的壮汉，一望就知是富豪人家。

守城兵卒有四五十人，握着长矛，雁翎般排在城门两旁，人人面色红润，个个衣甲鲜明。离城门最近处站着一员将官，四十来岁年纪，黑黑一张胖脸，两眼透着寒光，紧盯着每一个从面前经过的百姓。他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文吏模样的人，左边一人年约三十五六，瘦长脸上两条眉毛老是皱着，似乎正在想什么心事。右边一人年近五旬，紫红脸上一圈络腮胡须根根焦黄，两只

豆粒大的鼠眼滑溜溜不停地转着。

兵卒们一边喝着，一边不时用长矛挑开百姓们背着的包袱，还常常抬起脚，使劲往小车上的粮袋踢几下，吓得小孩们都躲到了父母身后，哭都不敢哭出声。对那些富豪人家，兵卒们虽说客气了许多，轻易不用长矛乱挑，但也盘查极严，甚至连祖上的名讳都要问到。

王杠大兄弟和温沁玉站在百姓们中，一步步向城门口移动着脚步。

温家是学士世家，素来讲究礼法，我可不能让外人知道了身份。温沁玉想着，低声对王杠大说道：“王壮士，一会兵卒们问起我来，你就说我是陆县令家的婢女。”她脸上、手上沾满厚厚的黄尘，衣衫也脏乱不堪，已全然不似一个官家小姐。

王杠大觉得奇怪，想着已到了这太原城门外，周围都是官兵，温沁玉再也不用害怕，为何反倒要自低身份，认做婢女？但他心中虽有疑惑，也不便开口相问，只点头嗯了一声。

这时，一个头戴氍笠，身穿青衣的大汉本已被兵卒放入城中，又被那将官身后的瘦长脸文吏喊了回来。

“这位壮士，你家真的是住在楼烦城北？”瘦长脸问。

“真的。”青衣大汉的回答简单明了。

“听说刘武周破楼烦城时，曾大烧三日，不知城北王司马家是否也被贼人烧了？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小的在破城之时怕贼人害了性命，躲在家中地窖里十多天不敢出来，后来趁风大天黑，才翻城墙逃了出来，一直住在乡下亲戚家中。近日闻听太原唐公爷招义兵抗贼，小的冒死赶来，投军效力。因此实不知王司马家是否被贼人烧了。”

“听你说来，倒也头头是道。”瘦长脸说着，脸色陡地一变，大喝道，“给我拿下这贼人！”

立刻有四五个兵卒一拥而上，扭住了那青衣大汉。

“冤枉！冤枉！”青衣大汉叫喊起来。

“一点也不冤你。”瘦长脸冷冷一笑，“楼烦王司马分明住在城南，我说城北，你竟然不知分辨。何况你眼凹鼻直，身长肤白，显然是个胡人种子。皇上巡幸楼烦城曾下旨说，楼烦是离宫所在，胡人不得居于城内，怎么偏偏你会住在城中？刘武周是马邑人，马邑多胡人，刘武周亲信多是胡人。哼！你哪里是来投军效力，分明是刘武周派来刺探军情的贼人。”

青衣大汉目瞪口呆，再也叫不出一声。

“哈哈！”那将官大笑着，对瘦长脸一伸拇指，道，“久闻刘司马号为‘万事知’，智谋非常人所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。”

刘司马弯腰深施一礼，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政会能识此贼人，全仗将军虎威。”

那络腮胡须也忙说道：“是啊，将军名讳中带一‘威’字，贼人一见，就丧魂落魄，原形毕露。”

那将官又笑道：“我王威名中带一威字，贼人一见，就丧魂落魄。你高主簿名中带有‘君发’二字，是否贼人一见，就大发横财了啊。哈哈！”

“嘿嘿！将军见笑了，见笑了。”高君发满脸尴尬地陪笑着。

“有将军镇守此城，贼人哭尚不及，何能‘大发横财’？哈哈。”刘政会也笑着道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凭末将一人岂能坚守此城。如今盗贼群起，各郡连失，我太原城独能稳如泰山，全赖留守唐公爷威名啊。”王威说着，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刘政会。

“唐公爷不仅武勇冠天下，听说尤喜礼贤下士，颇为推崇政会兄。唐公爷的二公子世民也常常和政会兄饮宴通宵，畅谈终

日。”高君发紧跟着说道。

刘政会神色如常，道：“大厦将倾，独木岂能支撑？唐公爷非但武勇，德望也令人敬服。即便如此，若无高将军和愬王将军全力相助，只怕也难以使太原城稳如泰山。至于政会，不过一草芥之人而已，哪里当得起唐公爷的推崇？二公子世民性情豪放，不拘小节，交往众多，也只是贵公子习气使然。君发兄不也经常是二公子的座上客吗？”

“政会兄好一张利口，只怕苏秦、张仪复生，也不过如此。”高君发语带双关地说着。

“苏秦、张仪所学乃帝王之术，所言乃屠龙之道，所行乃合纵连横之事，均为乱天下而取私利之徒。君发兄此言，欲置政会于何地？”刘政会勃然怒道。

“高主簿一句戏言，刘司马何必放在心上。嗯，看，那三个大汉身上尽是血痕，又挟持着一个女子，形迹实是可疑。”王威忙转过话头说道。

刘政会顺着王威的目光望过去，见城门口的兵卒正在盘问着王杠大兄弟。

“当此兵荒马乱的时刻，身上有点血痕，也是常事。”刘政会道。

“我看这常事中只怕有些不平常。”高君发说着，上前几步，走到王杠大面前，眼睛盯着温沁玉，问，“她是什么人？”

温沁玉心中有些发慌，垂下了头，一声不语。

“她是楼烦城陆县令陆太爷家中的婢女，城破时随我们逃出来的。”王杠大回答道。

“婢女？”高君发嘴角露出嘲讽之意，突然伸手抓住温沁玉的

衣袖使劲一扯，嗤地一声，将温沁玉的左衣袖撕开了半边，露出未被黄尘遮掩的凝脂般的肌肤和手腕上戴着的晶莹玉镯。

“婢女岂能有如此白嫩的肌肤，又岂能有如此名贵的玉镯？这女子分明是尔等杀掠富家抢来的小姐。哼！好你三个胆大妄为的贼人，居然还想混入太原城中作歹。”高君发狞笑着道。

温沁玉又惊又羞，捂着被撕裂的衣袖，连退了两步，欲替王杠大兄弟分辩，急切之下，又不知该如何说才好。

“老爷，我们不是贼人，是来投军效力……”

“休得狡辩，太原郡大堂上，自有朝廷王法教训尔等。来人，给我拿下了！”高君发厉喝着打断王杠大的话头。

十多个兵卒提着长矛就向王杠大兄弟扑过来。

王杠三大怒：“我们兄弟闻听太原唐公爷宽厚仁义，爱兵如子，这才前来投军效力，却反被你们这些官老爷当成了贼人，是什么道理？”他边说边挥起大棍，向扑近身前的一个兵卒横扫过去。

那兵卒慌忙举着长矛招架。

“啪”地一声巨响中，那兵卒只觉双臂剧震，长矛脱手飞出，身子连退了四五步也没能站稳，仰天摔倒在地。

众兵卒没料到“贼人”会如此厉害，惊骇中齐齐倒退了几步。

“反了，反了！都给我冲上去，拿下贼人！”高君发口中暴喝着，身子却急急往后退去。

“哇！”众兵卒齐声吼叫着，将寒光闪闪的矛锋对准王杠大兄弟，排成战阵队形，前后夹击着冲过来。

王杠大兄弟毫无惧色，身形闪动间已背对背摆成个三角形，前后左右，俱能相互照应。

城门口的百姓们见状纷纷后退，乱成一团。

嗯，这三个人既有勇力，又有胆气，若能收为我用，倒是一件美事。王威想着，正欲下令让兵卒们停下，却听得城门里已传出了一声大喝——

“且慢动手！”

这一声大喝洪亮浑厚，威严而又带着温和，人人听在耳中，心中都是一震。

兵卒们立刻停止了前进的步伐。

王杠大兄弟不觉同时转过了头，向城门里望过去。

温沁玉也睁大了眼睛，望向城门。

只见城门里大步走出一人，头戴平巾黑帻，身穿青袍，足登乌皮履，腰间革带上左挂佩刀，右系碧玉，身形伟岸，面色微黄，凤眼蚕眉，年约十八九岁，神采飞扬，英气勃勃。

他身后还紧跟着二人，都穿着武官服色，腰系佩刀。左边一人高大魁梧，紫铜色的脸上绕着一圈虬须，三十五六年纪。右边一人身材矮瘦，耳大眼小，尖脸猴腮，看上去很年轻，顶多十六七岁。

“见过二公子。”刘政会忙抢上一步，迎着那青袍人，深施一礼。

高君发也忙弯腰施礼。

就连王威，脸上也忽然堆满了笑。

李世民这小子，总是来得如此之巧，只怕又会横插一刀，将眼前三个大汉收罗走。王威脸上笑着，心里却充满了恨意。

李世民对刘政会和高君发拱手回了一礼，接着又向王威长长一揖。

“二公子多礼了。”王威虚手一托，问，“留守大人可好？”